

伏龍芝的故事

阿·華西里耶夫著

BBV12/01



中國青年出版社

11.82-5/ 1022

伏龍芝的故事

阿·華西里耶夫著 凌芝譯



人民出版社
五四平·北京

50121

書號472

伏龍芝的故事

著者 蘇聯 阿·華西里耶夫
譯者 凌 芝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龍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字數107,000
印數1—25,000

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米哈伊爾·華西里耶維奇·伏龍芝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所描寫的是米哈伊爾·華西里耶維奇·伏龍芝早期革命活動的一些故事。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伏龍芝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領導了紡織工人大罷工和工人代表蘇維埃，與沙皇俄國的專制制度進行了艱苦的、有偉大成就的鬥爭。

在這些故事中，作者生動地表現了革命領袖的英雄形象，也顯示了黨在人民羣衆中的卓越的領導力量和廣大人民羣衆本身的偉大力量。

АРК. ВАСИЛЬЕВ
ТОВАРИЩ АРСЕНИЙ
РАССКАЗЫ О М.В. ФРУНЗЕ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2

給青年讀者

米哈伊爾·華西里耶維奇·伏龍芝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卓越活動家，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的學生，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的忠實朋友和戰友。在國內戰爭史上，伏龍芝同志以傳奇式的統帥聞名，他的部隊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失敗。

很多工廠、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軍事學院和軍艦，都以伏龍芝的名字命名。米哈伊爾·華西里耶維奇的故鄉——基爾吉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也用他的名字命名為伏龍芝城。

早在少年時代，伏龍芝就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這本小書敘述的是青年伏龍芝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從事地下工作的一些故事，他是一九〇五年由黨派到那兒去的。

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那一次著名的紡織工人罷工以前不久，那兒出現了一位布爾什維克鼓動家特利峯內奇。這就是米哈伊爾·華西里耶維奇·伏龍芝，他當時用特利峯內奇

的名字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最初，工人們都很驚奇，他們覺得新來的鼓動家年紀很輕。事實上，伏龍芝同志當時只有二十歲。但不久所有工人都已看出：特利峯內奇雖然年輕，却得到大家深深的尊敬，他善於分析各種複雜的政治問題。每逢他在秘密會議或羣衆大會上發言，工人們都聚精會神地傾聽。人們非常驚訝他那深刻的生活知識和傑出的組織能力。

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人的革命活動，使當地的警察和憲兵都驚慌起來了。一個新的布爾什維克鼓動家已經來了的消息，也傳到了他們的耳裏。嚴密的搜查開始了。特利峯內奇只得每天改換過夜的地方。工人們敬愛他，保護他，掩護他。可是，米哈伊爾·華西里耶維奇的工作越來越困難了。有一次，特利峯內奇不見了，立刻又出現了一個阿爾森尼同志。特利峯內奇也好，阿爾森尼同志也好，其實是同一個人，他就是——米哈伊爾·華西里耶維奇·伏龍芝。

布爾什維克的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是艱苦的、危險的。這種生活要一個人全神貫注，要能够堅持，要有機智。當地所有的警察都在極力搜尋伏龍芝同志。一九〇七年三月，暗探局

終於發覺了伏龍芝同志的行踪，並逮捕了他。

由於他領導了紡織工人罷工和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伏龍芝同志被軍事法庭判處了絞刑。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紡織工人的壓力之下，法庭曾把死刑改判苦役。可是，不久又重審這個案件，再度判處米哈伊爾·華西里耶維奇的死刑。

爲了回答這個罪惡判決，不僅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地區，而且在全俄羅斯都掀起了暴風雨般的抗議。沙皇政府被迫重將死刑改作苦役。

這裏呈獻給讀者的故事——只是青年伏龍芝的英雄生活中的一些個別片段。

目次

第一天·····	一
城市的主人·····	一七
現在他住在喀山·····	三九
到俄羅斯的心臟去·····	五九
娜斯嘉·魯布略娃·····	七三
生活繼續着·····	九一
下次決不寬恕·····	一〇四
在李蒙諾夫的印刷所裏·····	一二三
夜裏·····	一二
同志們，我們還要回來的！·····	二九
在死刑犯的牢房裏·····	一五〇

第一天



特利峯內奇一輩子都記得他在伊萬諾沃——茲涅先斯克度過的第一夜。他下了火車，就照事先得到的指示，一直往雅瑪鎮走去。找到了格拉喬夫的家，在小窗上小心地敲了三下。

門立刻打開了。門檻上站着一個青年工人，身上穿着一件黑羽緞襯衫。他注意地同時親切地打量了特利峯內奇一下，然後說：

「請進。」

在房間裏，特利峯內奇看見一個上了年紀的工人。這人個子不高，有點清瘦，留着一把斑白大鬍子。一對非常清澈的淡藍眼睛，從兩道濃眉

下面向前注視着。

青年工人鎖了門，說道：

「好，讓我們認識認識。我是謝妙·巴拉蕭夫。你貴姓？」

特利峯內奇照着事先得到的指示回答：

「特利峯內奇。我到你們這兒有些事。聽說，你們有房間出租？」

「是要出租。不過，不是房間，只是一個角落。」巴拉蕭夫向特利峯內奇伸出手來，笑了一笑，說下去：「歡迎！非常高興。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伊里亞·米赫伊奇，傑爾卡涅夫工廠的工長助手。」

米赫伊奇緊緊握住特利峯內奇的手，親熱地說：

「你好！十分歡迎你到我們這兒來！一路上恐怕很累了吧？要不要洗洗臉？」

「好的……」

「我來幫你的忙。」

米赫伊奇用披巾遮住窗戶，把一隻鐵面盆放在小凳子上，舀了一杓水，倒到特利峯內奇的手上，一邊說：

「我們夏天總是在院子裏洗臉，這會兒天晚了，還是在家裏洗好。」

趁着特利峯內奇洗臉的時候，巴拉蕭夫在桌子上擺好了茶杯，切好了麵包，仔細瞧着客人。

巴拉蕭夫馬上就對客人發生了好感。他歡喜他的外貌——愉快整潔的面孔，剪成平頭的深黃色頭髮，靈活的灰眼睛，以及眼睛上面那個寬大而漂亮的前額。

巴拉蕭夫也很滿意這個新朋友的裝束。特利峯內奇穿得很樸素，可是很整齊。他穿一件藍羽緞襯衫，黑色上衣，深色的褲子塞在一雙筒子不高的皮靴裏。

他們還沒來得及坐下吃東西，就聽見有人輕輕地敲窗戶。米赫伊奇撩起披巾，問道：

「誰在那兒？」

一個低沉的、帶土音的聲音回答道：

「伊里亞·米赫伊奇在這兒過夜嗎？」

米赫伊奇滿心歡喜地說：

「這是巴維爾·古塞夫！來得真湊巧，太好啦。」

巴拉蕭夫向特利峯內奇解釋說：

「他是從舒雅來的。離我們這兒還不到三十里^①地。」

巴維爾走進房間，看見特利峯內奇，便用詢問的眼光盯着巴拉蕭夫。

「大家來認識一下吧！巴維爾，巴拉蕭夫說。「這是特利峯內奇同志。到我們這兒來幫忙……同志們，坐下吧！喝口茶，聊聊天。」

他們談了個通宵。米赫伊奇講了許多在特利峯內奇聽來很新鮮很有趣的話。

「你仔細看一看這兒的生活，」他說。「瞧瞧我們工人過的什麼日子吧。我們一天幹十二個鐘頭，有時要幹到十四個鐘頭。放工回來，總還得給家裏做點事——劈柴呀、到井裏去打水呀……一直要做到半夜，可是早上三點鐘頭遍汽笛一響，就得起牀。我們的婦女，紡織女工們，多麼苦痛啊！她們在織布機上蹬了十二個鐘頭，回家還得料理大大小小的事情。她們的生活比農奴還苦！男工每月拿十個盧布，有時候還可以掙到十二個盧布；女工呢，不管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工，就是最好的能手，也不過拿九個盧布。要是你意思，可以在早晨九點鐘左右到我們的工廠去看看。你會看見大門口多少個小娃娃等着母親餵奶。而我們工廠的門警却是個畜生：他每次頂多只許放三個女工到門口去。娃娃們餓得直哭，母親們也哭了。誰受得了啊！……我們怎麼能不罷工！」

巴拉蕭夫用銳利的眼光望着特利峯內奇，他要看一看，米赫伊奇的敘述使他產生了什麼樣的印象。假如特利峯內奇用各種叫喊來打斷米赫伊奇的話，比方說：「咳，真可怕！」或者：「豈有此理！」那麼，巴拉蕭夫準會不喜歡的。他不需要憐憫的話。而這位新朋友的沉默的、全神貫注的態度，正合他的心意。

米赫伊奇又接二連三地講下去：

「我們永遠背着一身債。欠房東的房租，欠工廠管理處的不曉得是什麼，大概因為我們活在世界上，就該欠他們的債吧。我們欠小鋪掌櫃柯托夫的債最多。看他蓋的房子多漂亮！這都是我們的錢蓋的。昨天，我們廠主尼康諾爾·傑爾卡涅夫的兒子們在館子裏喝酒，一喝就是兩千盧布，打彈子又輸掉八百盧布。看，他們扔了多少錢啊！一個紡織女工辛辛苦苦幹上一個月，才不過掙九個盧布！……上星期，女工安娜·薩姆科娃叫她的女兒到柯托夫的小鋪去買小米和麵粉，給了她半個銀盧布。那小姑娘在街心走着，好像故意跟她作對似的，柯托夫的院子裏突然竄出一隻結實肥壯得跟牛犢一般的狗來。小姑娘吓了一跳，手一鬆，銀角子就掉掉了。我們的街道是沒有鋪砌過的。一隻銀角子掉進沙土裏，哪裏還找得到呢？可是，說什麼也得找，因為這是最後的一隻銀角子，家裏一個子兒也不剩了，離發工錢還有五天。安娜向柯托夫借了一個大篩子——大家管它叫『粗篩子』——就篩起路上的沙土來了。苦了

一整天，銀角子還是沒找到……」

米赫伊奇留心到特利峯內奇多麼注意地傾聽着，接着便往下說：

「開失業的時候，人們從半夜就擠在工廠門口。一站就是好幾個鐘頭。他們等呀，等呀，等到早上，管工牌的人出來喊道：『走開！今天不用人了！』」

「好，只好各走各的。他們多半只能到當舖去當東西。我們這兒有一個吸血鬼。我前些日子跟我的朋友伊凡·梅里尼科夫上他那兒去過。伊凡的老婆生病了，家裏一個錢也沒有。他只好把一口鬧鐘和老婆的頭巾拿去抵押。」

「東西拿了去。當舖掌櫃在燈光下仔細看那塊小頭巾，看有沒有污點和窟窿，有了窟窿可就糟了。他看完以後，把它揉成一團，丟進籃子裏。隨後開始數出四十戈比銅幣。伊凡對他說：『你給得太少了，特洛菲姆·巴夫洛維奇！』他一聽就大聲嚷起來：『少？少就別要！』他把鬧鐘朝伊凡面前一推：『我要它幹嗎？把它醃起來還是怎麼的？架子上四十口鐘够吵的了。不要！』」

「我們就是這樣過日子的……」

米赫伊奇可以講個沒完。要不是巴拉蕭夫催促，他就這樣說下去不走了。巴拉蕭夫撩起窗口的披巾，指着玫瑰色的天空說：

「天亮了！該走啦，米赫伊奇，要不然，說不定會碰上哥薩克巡邏隊。」

米赫伊奇裝作吃驚的樣子叫道：

「真是天亮啦！……外面多美啊！」

他把手伸出窗去，折了一枝綴滿花朵的野櫻花枝子，交給特利峯內奇。野櫻花沾了露水，濕漉漉的，涼冰冰的。特利峯內奇想起了故鄉皮斯別克城①，想起了母親和可愛的姐妹們。「我不在那兒，她們會怎麼樣呢？她們連我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米赫伊奇明明不想走。他捲起一根紙煙，打算開始一場新的談話：

「巴拉蕭夫，你別用哥薩克來嚇唬我。我對他們知道得不比你差。他們的脾氣我是很清楚的……」

但巴拉蕭夫是嚴格的。他抓住米赫伊奇的一隻手，送他到門口去：

「哥薩克的事你下次再講吧。不要所有的話一下子……我也很知道你：只要說起話來，飯也可以不吃。」

米赫伊奇認真地埋怨起來了：

「你也要讓我去說句告別的話呀！」

他靈活地掙脫巴拉蕭夫的手，走向特利峯內奇：

「再見。我非常高興認識你。請你不要怪我說了這麼久的話。」米赫伊奇直盯着特利峯內奇的眼睛，急急忙忙地說：「我們這裏來過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人。什麼人都有。有一個人看來是個十足的傻瓜。他說：我在你們這兒不能久就，我還有許多門功課沒考完……告訴你們是怎樣生活的，我要在一篇科學論文中提到你們。我們有什麼好提的呢！誰都知道我們是怎麼樣過活的：過一天，算一天。從前我們靠希望過活，希望我們的父親沙皇會想到我們這些孤苦伶仃的人，命令我們的恩人——廠主老爺們——給每個紡織工人大發慈悲加一個半戈比的工錢。現在我們決定了：沒有什麼好指望的，只有罷工。」

「還有一個人到我們這兒來過，他什麼都要打聽：我們一個月到澡堂去幾回，禮拜天吃些什麼，一年花多少盧布買衣著鞋襪。我有點不客氣地對他說：『我們在衣著上是不花什麼錢的：帽子是當兵的時候拿來的，草鞋自己編，上衣是作苦役得來的。只是衣服背後那個方塊形的囚犯符號已經拆下來了。』」

米赫伊奇緊緊地握了握特利峯內奇的手，走到門口時又說：

「你不要怨我這個老頭兒。我跟你講這些話不是抱怨，只是因為我從心坎裏對你有好